

阅读副刊精品，请扫描二维码，关注南门口微信公众号。



人间烟火气
尽在南门口

处女作

□冯尧(四川)

每个人一生都会经历很多事情，随着岁月流逝，绝大多数都忘记了，或记忆日渐模糊。但对于自己特别在意的事情，通常很难忘记，有的还会随着时间消逝愈发清晰。

我发表处女作的经历便是如此。

屈指算来，那已经是35年前的事了。

很小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看书，先是连环画，后是小说。家里的几本藏书，诸如《烈火中永生》《东周列国志》《水浒传》等，被我翻来覆去看了无数遍，整个童年和少年阶段，我一直沉浸在阅读的快乐里。如同一个饥饿的孩子，只要听说哪里有书，就像三天没吃饭突然见到一只烤鸭，我一定会想方设法前往登门求借，要么用我的书调换，要么偷偷从父亲口袋里拿钱去买。最夸张的一次，是我用三天时间，把从别人手里借阅的一整本泰戈尔《新月集》一字一句全部抄了下来。

书，对我是一种巨大的诱惑。读书，对于那时的我而言，的确是最幸福的事情，用废寝忘食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

看得多了，就有了想写的冲动。大约是初二下学期吧，我开始在课余偷偷写起文章来，有小说，有散文，但写得最多的还是诗歌。到初三毕业时，我已经写了满满五大本。

1988年秋，我从乡下考进县城上高中。初进县城，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眼花缭乱，尤其是县城街心花园邮局门口那两个报刊亭，更是深深地吸引了我，只要一有空，我就往那里跑，这本看看，那本翻翻，每一本都爱不释手。那时，报刊亭卖得最多的是《语文报》《中学生》《诗歌报》《诗神》等报刊，每期一到，我必然倾囊相购。那时，父亲每月给我30元生活费，买了书报以后，我常常捉襟见肘，以至于经常饿肚子，或强忍着一天只吃两顿饭。

那段日子，我一边看，一边写，感觉自

己进步了不少。写得多了，尤其是看到报刊上发表了同龄人的文章，禁不住心痒痒起来，也开始试着选一些自认为满意的作品投出去。投出去了，便有了期盼，往报刊亭跑的次数也更多了，期待某天我的文章也能在那些报刊上刊登出来。

然而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投寄了很多出去，除收到少数几封退稿信外，绝大多数都石沉大海。

我的心在希望与失望之间循环，有些惆怅，也有些不甘。

一天，同学桂爽拿给我一封信，信封上赫然标注着“中国校园文学”字样，打开一看，是一封约稿函。按照要求，我选了两首小诗，按约稿函上的地址投了出去。

说实话，经历了之前投稿的失败，我并没有抱什么希望。更何况，这是首都北京办的杂志，中国那么大，写文章的那么多，编辑部肯定会收到无数稿件，我一个小小地方无名穷学生的习作，怎么能进入编辑老师的法眼呢！

高中生活紧张又忙碌，很快，我便将这件事忘到了脑后。

1989年夏天的一天，记不清具体日子了，我正在食堂吃午饭，桂爽拿着一本书急急忙忙跑过来，一边跑一边兴奋地冲我大喊：“冯尧，你的文章发表了！”桂爽是个大嗓门，他的喊声不仅吓了我一跳，也吸引了同在食堂吃饭的众多同学的目光。

拿过书一看，是《中国校园文学》杂志1989年第二辑《夏雨》，其中“文学社团之页”栏目赫然刊登了我之前投寄的《今夜，祖母在江北望月》和《柏树坡》两首诗歌，占了整整两页多。那一瞬，我的心差点跳到了嗓子眼，一股巨大的暖流迅速布满了全身。我怎么也没想到，我第一次发表文章便上了那么大的刊物，而且是北京的刊物，实在太激动了。那天中午，我破例请桂爽吃了两份蒸肉。

接下来的几天，一有时间，我便把那

本杂志拿出来看。担心弄脏了，我还找了一张旧报纸，把封面包了起来。

那期杂志，除学生作品外，还刊登有刘征、张之路、夏有志、樊发稼、曹文轩等名家的大作，想到我的文章能和他们的作品出现在同一期刊物上，那份荣光，真的无法用言语形容。除了自己的作品，我把那期杂志上的每篇文章都拜读了，连“读者、作者、编者”栏目也没有放过。

更大的欣喜还在后面，收到杂志不久，学校收发室外的公示栏显示，有我的一张汇款单。我以为是父亲寄给我的生活费，领过来一看，居然是《中国校园文学》杂志寄来的稿费，整整60元。60元啊，相当于我两个月的生活费了，一时间，我的心又沉浸在无比的幸福之中。

此后，我写作的劲头更足了。

1992年5月，我和桂爽共同创作的一首小诗，又幸运地在《中国校园文学》杂志诗歌栏目刊登了出来。

无论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我都是自由投稿，也不知是被哪位编辑选中的，连一声谢谢也没说过。然而，在我内心深处，对《中国校园文学》的感激之情，从来也没消减过，以至于后来到报社从事编辑工作时，对每封来稿都会认真对待，绝不让有价值的稿件从我手中漏掉。因为我知道，每篇来稿背后，都有一颗炙热的期待的心。我想，我能保持这份初心，也是受到了《中国校园文学》老师的影响，也是在传承《中国校园文学》的良好风范。

我现在仍在坚持文学创作，发表文章，出版文集，也是当年《中国校园文学》鼓励的结果。

这些年，无论在什么岗位工作，无论搬了多少次家，无论遗失了多少书，当年刊登我文章的《中国校园文学》杂志，我一直珍藏着，并会时不时拿出来看看。看着看着，就像看到了我的青春，仿佛又回到了那充满梦想和希望的激情燃烧的岁月。

初春小记

□童娟(湖南)



立春后的天气，如同受了委屈的孩子，雨水淅淅沥沥，却又压抑着。就在这不经意间，开始有了早春的生机：田野中的新绿，早开的油菜花，都带着欢欣。小区的花坛中，早开的桃花与梅花争艳。可是那湿冷的气温，让人错觉，依旧寒冬。

新年的气氛似乎还有一些影子，会在不经意间恍惚发现，又是新的一年，又老了一岁。去年的冬季，大部分时间在病床上度过。病房里温暖的空调，让人感受不到冬日的寒冷。从窗户看外面的蓝天，阳光透过玻璃，光线折射，那些温暖似乎伸手可触，却又无法握住，从早起的朝霞，到傍晚的彤云，再到阴雨天气的明暗转换，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消逝。

我会选择性地过滤掉冷雨天气与不愉快的点点滴滴，会记住那些阳光明媚的瞬间，感受那些细微的美好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记忆的容量有限，不停地有新的记忆覆盖部分老的记忆。在临近中年的时候，发现曾经记录过的一些以为会铭记一生的事物已然忘记，一些曾以为会铭记的很重要的人也只是我这不算漫长的生命中的过客，甚至忘记了模样。倒是童年生活过的老家，在记忆中依旧清晰。很多年后，回到老家依旧记得每个细微处原来的模样，记得曾在那片土地上的欢奔无忧，串串欢笑似乎依旧在耳边。

或许是年岁渐长的表现，会经常念叨，会在梦里回到老家，回到童年。小心翼翼守护那些纯真快乐的记忆，内心愈加清明平静。是到了沉淀自己的时候，逐步的减法已启动许久。

去年的那场疾病，住院的日子很长，算是幸运，正值壮年，且因前几年的坚持运动锻炼改善了体质，得以顺利扛过，且能逐步康复。继续于病榻的日子，让自己

忽略那些肉体的不适，在精神世界更多地花时间思索，亦是坚定了内心对未来生活的选择。人需要明白自己的真实需求，并付诸行动，这种行动于这个浮躁的世界去实现不易，可是去做了，内心会得到欢喜平静且踏实。

很坦然地与主治医师讨论自己的疾病，这原本不算大病，平稳时期基本正常，让人会忘记有这么一个疾病，但在发作期会严重影响生活，尤其在重症发作期会危及生命。因为自己的疏忽，我发展到了重症阶段。医生在查房的时候与我说，要做好与疾病长期共处的心理准备，我点头微笑，已经在共处了，已经在调整心态了。接受了自己躯体不再强健的事实，也坚信会在病情趋于平稳后继续恢复力所能及

的锻炼，尽可能让自己调整到一个能做到的最好的状态。与疾病长久和平共处不易，已经造成的对生活的影响只能去尽量适应，这算是生命中的一种自我修行。经过一场大病，会对虚名与物质的需求降至极简，生活会变得简单，在简单中生出更多的欢喜心，对生命便有了更多的珍惜与尊重。

在冬日将尽时回到工作中，少了得失心，更多的是坦然。身体状况在逐步好转，生活在向着正常的方向前行，于这种越发稳定的状态中，春已至，万物逐渐复苏，百花已在蓄势待发，内核越来越稳定，花开有欢喜，花谢无悲伤。末了，想起《道德经中》的句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如是也！